

天水市政府是四层的筒子楼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四层楼就最高了。记得小时候,兴奋地到爸爸宿舍玩,宽大的水泥楼梯上去,两边是门对门的一间间房子,黄色的门。白色的楼道墙上,刷着绿色的墙裙,鲜艳的草绿色,透出活泼的气息,从此,草绿色就成了我最喜欢的色彩。今天的天水市政府办公楼依然保持这样的风格。楼道正中是宽大的楼梯,白墙上刷着草绿色的墙裙。可能过几年重刷一遍的缘故,草绿渐浓,未见剥落痕迹,但各间办公室的门却很旧了,本来的深红色,在岁月的浸润下,变得浅而深沉。

新居

李晓东

在很久之前的煤矿职工宿舍楼里,就屡见不鲜了。随着农转非人员的快速增长,来矿上的家属空前多起来,都住在职工楼前多起来的,矿上于是想出了另外的办法,把几排房子沿人字梁一隔为二,一间房子分成两个半间,两侧开门,做临时招待所。

煤矿工人的宿舍楼,永远弥漫的,是不浓不淡的烟草味。这种味道,伴随着我的童年,深入到记忆深处,以至于我一进

煤矿工人宿舍是男女分开的,九幢男职工楼,半幢女工楼。宿舍楼里没有女厕所。有时家属来,一个很大的不方便,就是上厕所。得老公或男孩子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人,然后看

风流云散故人行

钱绍昌

岁末年初,总要给一些亲朋好友通电话。年龄大了,出行不便,打个电话,说一声新年好,那是必须的。先说亲人。我们兄弟5人,我最小,再过几天便是88岁寿了。我家有长寿基因,老父亲在20余年前以98高龄过寿,在当年是相当高寿,故有许多亲友和邻居来我家家取寿碗。5兄弟中除二哥在特殊年代死于冤案外,其余均享高寿,大哥去年离开了我们,其余3人均健在,应该算是长寿之家了。

再说同学,那就没有那样福气,全班40余同学已走了一半,正如杜甫诗中云:“访旧半为鬼”。余下的一半里面的失智了,有的坐轮椅了,能外出活动的才几个人。最近有个同学建议开个同学会,结果没开成,人数太少。

至于老朋友,倒有许多,可是有的上天,有的出国,有的搬往郊区,留在上海的差不多了。我的老友中没有什么大作家、大名人或是大官,倒是有一位有点传奇性,那就是从前鸿翔时装公司老板金鸿祥的接班人金泰康。他长我3岁,自幼(10岁左右)就患肺结核,当时没有链霉素等特效药,所以经常来我父亲诊所打“空气针”,以压缩患病的肺叶,因此他是我80多年的老友。日前我给他电话,他身体还相当健康,能慢慢地走上没有电梯的5楼,那么多年的肺病,不容易呀。我问他:“你累吗?”他乐观地回答:“我们这里就要装电梯了。”

亲戚、同学、老友,多数已风流云散,幽明永隔。不对,我们不是“永隔”,要不了多久就会“再见”的。

话说回来,同学中也有长寿的,甚至很长寿的。我们圣约翰一些毕业生每周六在江阴路一家会所里举行茶话会,济济一堂,热闹得很。我在那里是小弟弟,参加者多数是90岁以上的老人,有的比我大10岁。我基本上每周必去,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很年轻。每次我总要跟这些老学长一一握手,这样可以沾一些“寿气”,他们也十分愿意跟我握手,这样可以沾一些“年轻气”,在这些寿星面前,我是个“年轻人”了。有好几位老学长基本上已经丧失听觉,可是他们却是每周必到,坐在那里,既听不见,也不发言,就是专门来跟老同学一起坐坐,感到很愉快。这也可以算是“老有所乐”了。

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:“2016年,对中国人民来说,是非凡的一年,也是难忘的一年,‘十三五’实现了开门红。我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,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,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继续走在世界前列。”

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。”我们深信,只要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为实现伟大的“中国梦”而奋斗,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,人民生活会越来越越好,其结果是长寿者会越来越多。我完全相信自己能活到100岁以上!

非常高兴。因为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来了,能在一起,结束了我五年在外的日子。过几天,临时招待所有了空房间,一家六口人就搬到半间小屋中。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,但是诗人,即使现实主义如“史”者,也是想象丰富的,故一感叹就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,我家则“安得小屋只半间”。幸亏我们兄妹四个都还小,但也得脚对脚才能睡下。家中家具一概皆无,衣服装在提包里,放在床上,但能开火做饭,就像过家的样子了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喜欢文字的,自然喜欢印。刻在石上的文字,沉着痛快,而且可以永年。齐白石的印,醉人。他是工匠。他说他诗第一,其实是心里话。他没有诗,就不是齐白石。他是王闾运的弟子,自然就是杨度他们的师兄。朗朗乾坤,哪有这样的虚名可以浪得?出众的诗才造就了齐白石。诗人发落的文字,自然美得很意外。花了我几年的卖文钱,获得了他的一枚朱文印:“渔翁”。桃花芙蓉石材,是到手后才知道的。喜出望外。

渔翁的意思也好。人应该的状态,是渔翁的状态。辛勤和等待,还有寂寥和深思,多好。老说修为,这就是。渔翁的状态,就是花半开、酒微醺的状态。这以后,开花结果、斗酒百篇有没有?要看天意,还有人事,犯不着心猿意马暗着急的。

过不多久,谁料到雄鸡给了我一枚德化窑瓷印:“啸客”。盈盈一握的体量。瓷白的程度,不带青,略泛红,该在明末清初。印纽瑞兽,也长得好看,一啸而过的感觉。两枚印一动一静,平平仄仄,啸客正好对住了渔翁。写诗吧:“汉家暨砚墨磨池,漫写前途风雪中。天下几人长啸客,江头一盹老渔翁。生花时节三春雨,归燕廊檐数阙风。身似停云半间屋,知难将息是沙虫。”

汉砖砚磨好了墨,描写风雪交加的我的将来。能让生命像风一样来的床铺上,但空间大了许多。地上可以撑开一张圆桌,我们可以做作业了,还放得下从老家带来的两只木箱,能放放衣服。房东家仅一女孩,大约和我小妹妹同岁,四五岁的样子,常大哭。有一年,我陪小妹妹到学校拿她的高考录取通知书,看到当年高考光荣榜第一名,“索丽娜”,感慨人家考得不错。我小妹妹说,你记得这是谁吗?我说不知道。她说,就是原来我们房东家女儿。这是2000年的事,又已过17年矣。

父母,拿着进家门的时候,才有感觉,那种辛苦了一年收获满满、满载而归的感觉。不过也有不少公司很贴心地给员工提供了第二种选择,把年货直接快递到员工家里,真是与时俱进,免去了不少交通上的烦扰。想到这里也要给快递小哥点个赞,这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行业,当我们舒心地在家过年享受团聚的时候,他们或许还奔波在路上送年货呢。

年货

万卿

老公司发了条超厚羽绒被,他拿回家的时候说,还好我是开车的,乘地铁回家的同事都在抱怨,说负责采购年货的同志太不考虑大家的辛苦了,就不能发小点的年货吗?我不同意,我倒觉得这条羽绒被体现了采购部同志还是有点心理学基础的,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年货就是要大,要重,要看起来显眼,这样拿着坐电梯,拿着接小孩,拿着挤地铁,拿着孝敬

十四年前,我们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非遗中心办公室共事那阵,正赶上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盛举,与顾绣有过一段工作交集的缘分。

记得当时,我们从苏州论坛上获悉,有专家对中国刺绣的倾向性观点,认为申遗注重以“传承和传承关系”为核心的“活态”存在,却判定上海看好的顾绣为“死亡”,客气点,叫做“已演变成其他绣种的延续”,没有申报的意义了。

面对中国刺绣的大咖们,要我们认同内心却很酸涩。顾绣“死亡”说,其实是居高临下的思维定势与“活态申遗”理念的错位,问题在于敢否对之进行质疑。我们别无选择,经过充分的思想与学术准备,拨通了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先生的电话,邀请他来实地考察顾绣。

那天傍晚,刘老银发飘拂,精神矍铄,车抵松江顾绣小组楼,一进室内便径直走向绣娘们的绣架棚,仔细端详她们运针、擊线,又拿起长桌上的绣品,摘下眼镜就着灯光久久凝视,不时用手指在绣面上轻轻抚摸。

接着转到松江博物馆,鉴赏老艺人戴明教和她的女弟子们半世纪来绣绘的十多幅馆藏珍品,又浏览了明代文化名人董其昌展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闲翻印谱,读到了徐三庚的印。印面文字是:“下官卖字自给。”徐三庚以刻印留名。他的印看上去,很随意。动刀学一下,就知道他的能耐了。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

帖,让人惊出冷汗的。他好像没走过仕途,印中所称的“下官”,该是自称自嘲。不知怎的,读这印,心里感觉难受。昏黄灯下,写了首诗:“朱白炎凉实可伤,钝刀薄石自收场。下官卖字残阳道,自给家中隔宿粮。”

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,只是刻印毕竟是小道。大丈夫只落得一个印人之名,心头一定是受伤的。百年说长算长,说短真的很短。也就数寸刻刀,百十印石,他就孤零零自家收场了。到了老年,还得卖字鬻印,换得家中隔夜口粮。这份辛苦,其实我也很明白。

田园佳趣

陈世中

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闲翻印谱,读到了徐三庚的印。印面文字是:“下官卖字自给。”徐三庚以刻印留名。他的印看上去,很随意。动刀学一下,就知道他的能耐了。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

帖,让人惊出冷汗的。他好像没走过仕途,印中所称的“下官”,该是自称自嘲。不知怎的,读这印,心里感觉难受。昏黄灯下,写了首诗:“朱白炎凉实可伤,钝刀薄石自收场。下官卖字残阳道,自给家中隔宿粮。”

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,只是刻印毕竟是小道。大丈夫只落得一个印人之名,心头一定是受伤的。百年说长算长,说短真的很短。也就数寸刻刀,百十印石,他就孤零零自家收场了。到了老年,还得卖字鬻印,换得家中隔夜口粮。这份辛苦,其实我也很明白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闲翻印谱,读到了徐三庚的印。印面文字是:“下官卖字自给。”徐三庚以刻印留名。他的印看上去,很随意。动刀学一下,就知道他的能耐了。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

帖,让人惊出冷汗的。他好像没走过仕途,印中所称的“下官”,该是自称自嘲。不知怎的,读这印,心里感觉难受。昏黄灯下,写了首诗:“朱白炎凉实可伤,钝刀薄石自收场。下官卖字残阳道,自给家中隔宿粮。”

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,只是刻印毕竟是小道。大丈夫只落得一个印人之名,心头一定是受伤的。百年说长算长,说短真的很短。也就数寸刻刀,百十印石,他就孤零零自家收场了。到了老年,还得卖字鬻印,换得家中隔夜口粮。这份辛苦,其实我也很明白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闲翻印谱,读到了徐三庚的印。印面文字是:“下官卖字自给。”徐三庚以刻印留名。他的印看上去,很随意。动刀学一下,就知道他的能耐了。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

帖,让人惊出冷汗的。他好像没走过仕途,印中所称的“下官”,该是自称自嘲。不知怎的,读这印,心里感觉难受。昏黄灯下,写了首诗:“朱白炎凉实可伤,钝刀薄石自收场。下官卖字残阳道,自给家中隔宿粮。”

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,只是刻印毕竟是小道。大丈夫只落得一个印人之名,心头一定是受伤的。百年说长算长,说短真的很短。也就数寸刻刀,百十印石,他就孤零零自家收场了。到了老年,还得卖字鬻印,换得家中隔夜口粮。这份辛苦,其实我也很明白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原《离骚赋》里的诗句。这句话读过,记得是“重华游兮瑶之圃”。“與”字是否另有所本?在扶桑“圃”、“與”两字通?是刻印人记错了?这印刻得规整,是否是扶桑人所刻?一连串的想法余地,可以周旋,当初见了就很喜欢了。也就写了个诗笺: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闲翻印谱,读到了徐三庚的印。印面文字是:“下官卖字自给。”徐三庚以刻印留名。他的印看上去,很随意。动刀学一下,就知道他的能耐了。高人总会让人甘心服

帖,让人惊出冷汗的。他好像没走过仕途,印中所称的“下官”,该是自称自嘲。不知怎的,读这印,心里感觉难受。昏黄灯下,写了首诗:“朱白炎凉实可伤,钝刀薄石自收场。下官卖字残阳道,自给家中隔宿粮。”

印上的文字可以永年,只是刻印毕竟是小道。大丈夫只落得一个印人之名,心头一定是受伤的。百年说长算长,说短真的很短。也就数寸刻刀,百十印石,他就孤零零自家收场了。到了老年,还得卖字鬻印,换得家中隔夜口粮。这份辛苦,其实我也很明白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发出声音的,天底下有过几人?江湖深处冲雪小睡的,也就伶仃的渔翁。花开了,花叶噙着春雨。燕子回来了,燕尾剪着春风。看着雨中的花和风中的燕子,想到了人。人,就像占了半间屋子的云一样,停留不去,又像虫沙一样,悲欢难平。

读印

陈鹏举



田园佳趣

(中国画)

陈世中



群体,已产生了世界影响。所以顾绣并非单向传承,而是既外向传播又反向回传的“返祖遗传”、与本土文化合流的双向或多向传承渠道。

随后,刘老作了公开表态。他说,我去过很多地方,见过很多著名绣种,但摸上去都有针迹手感。昨天,开始我还以为你们在拿印刷品蒙我,后来才确信无疑,这是名副其实的国画绣,活生生的顾绣,传承链完整,几代人的努力,很了不起。了解历史常常很困难,但相信我们会足够的智慧去克服,你们说服了我……

临别时,刘魁立先生握住我俩的手说:“我在全国认识的非遗保护人员很多,但你们二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”

如果没有理解错,这“深刻”应该指不苟随大流、敢于担当的学术态度,正是基于这点,才最终为上海叩开了顾绣申遗的大门。

2006年5月31日,文化部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·民间美术类项目,顾绣编号316号,位居中国四大名绣之前,我们体会到了“会当凌绝顶”的欢欣。

看戏路上竟然遭遇翻车,请读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群艺馆二三事